

以色列政治生态右倾与中东局势

陈双庆

[内容提要] 2009年 2月,以色列举行议会选举,以利库德集团为首的右翼阵营获得优势。大选后,右翼重新执掌以色列朝政,导致以色列政治生态右倾。这是以色列国内安全、政治环境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将促使以色列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巴勒斯坦政策趋向强硬,加大巴以问题的解决难度,进而不可避免地恶化以色列的安全环境,并加剧以色列与中东伊斯兰激进势力的矛盾和冲突,引发以色列与美国的摩擦,使整个中东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动荡。

[关键词] 中东 以色列 议会选举 利库德集团

[作者简介] 陈双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阿以关系等中东问题。

2009年 2月 10日,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中左翼的前进党虽然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但在 120个议席中只占 55席,不到半数。利库德集团与其盟友组成的右翼阵营则拥有 65席,明显占据优势。经过多方权衡及与各党派磋商,并经右翼各党派领导人的联名要求,以色列总统佩雷斯于 2月 20日决定授权利库德集团主席内塔尼亚胡组建联合政府。内塔尼亚胡拉拢前进党、工党入盟的要求遭到拒绝后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建立由清一色右翼政党组成的政府。以色列右翼重新执政是以安全、政治环境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将带来以色列对外政策的调整,进而不可避免地对中东局势产生重大影响。

一、以色列政治生态明显右倾

此次议会选举后,以色列政治生态呈现出“右倾”的明显特点。一是右翼政党在议会占有的席位超过半数,具有明显的组阁优势。根据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 2月 18日最终统计结果,此次选举共有 12个党派进入议会,右翼政党在议会中共占 65席,其中利库德集团 27席,“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党 15席,沙斯党 11席,圣经犹太教联盟党 5席,民族

联盟党 4席,犹太人家园党 3席。由此,由利库德集团主席内塔尼亚胡组阁的选择余地较大,既可组成囊括全部右翼成的“纯粹”右翼政府,也可争取中左翼党派的支持,组成基础广泛的联合政府。

二是极右翼的“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党异军突起,独得 15个议席,一跃成为继前进党、利库德集团之后的议会第三大党。因各党派争夺激烈,得票结果较为分散,造成“大党不大”的局面。无论是前进党还是利库德集团都无法单独组成政府,因而不得不拉拢更多的小党。于是,“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党以其独特的“身价”担当起不可或缺的组阁角色,成为未来联合政府中的“权重股”。该党主席利伯曼甚至被称为“国王制造者”。

三是中左翼阵营遭受重挫。中左翼政党在议会中占 55席,其中前进党 28席,工党 13席,梅雷兹党 3席,另外 3个阿拉伯小党共获得 11席。前进党勉强成为第一大党,但所获议席实际上却少于上届的 29议席。虽然之前打击哈马斯的“铸铅行动”提升了以前进党为首的中左政党的支持率,但该党后来增加的选票却是来源于其他左翼政党。一些本来打算投票给工党、梅雷兹党等左翼政党的选民,为了阻止利库德集团上台、防止极右的“以色列是我们的

家园”得势,转而将票投给前进党。¹ 因此,这种选票的“内部流动”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中左翼阵营的颓势。选举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前进党由 23 席增加到 28 席,工党由 16 席降为 13 席,梅雷兹党则由 6 席降为 3 席。

工党破天荒地沦为排名第四的政党,因所获席位过少而使其参加联合政府的政治筹码大打折扣,以至于该党主席巴拉克遭到党内人士的指责。左翼阵营中的 3 个阿拉伯小党获得 11 席,但他们“既不喜欢内塔尼亚胡,也不喜欢利夫尼”。特别是经过“加沙之战”、切身体会到利夫尼和巴拉克“强硬”的一面之后,他们更是明确表示“不会加入任何一个党派组成的联合政府”。另外,梅雷兹党也不支持利夫尼组阁,表示愿选择充当在野党。于是,以利夫尼为首的前进党成了“孤家寡人”,即使受命组阁,也无异于接受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以色列安全形势的变化使得各党派对外政策的差异空前缩小。目前,以色列政坛虽仍以左、右翼阵营划分,但各主要政党及其领导人在涉及以安全问题方面均无一例外地趋于强硬。利库德集团党纲明确指出:阻止伊朗开发核武器,在外交和制裁等手段无效的情况下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运用武力推翻哈马斯政权。内塔尼亚胡一再强调绝不会再在领土问题上向巴勒斯坦人做任何让步,并指责前政府在“铸铅行动”达到“阻止哈马斯通过加沙与埃及边境的地道走私武器”的目标之前就决定单方面停火“为时过早”。^④

“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党纲指出,以色列应制定一个涵盖国家安全、个人安全、经济安全和教育安全在内的全面的安全计划,运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保证以色列国民安全。它强调对来自加沙哈马斯的袭击“以牙还牙”,确保让恐怖分子付出高昂的代价。在巴勒斯坦建国问题上,该党主张放弃“领土换和平”,而在“领土换领土、和平换和平”的原则基础上进行领土与人口的交换,其具体设想是,以方保留绝大部分约旦河西岸领土,只归还加沙地带作为巴勒斯坦人聚居和建国的地方。同时,以色列须切断与加沙的一切联系,将其交由“北约”和欧盟负责管

理。

前进党党纲明确指出:在伊核问题上,力求组建国际和地区联盟,共同应对来自伊朗的威胁。在反恐问题上,对来自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威胁实行坚决、果断的回击,通过制定长期的经济、外交和军事战略逐步推翻哈马斯政权。该党主席利夫尼一再警告哈马斯,若不停止对以境内的火箭弹袭击,以方将随时恢复对加沙的军事打击。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前进党主张在“两国共存”的前提下,根据以色列的安全和宗教需要,尽可能多地保留领土和犹太定居者。

工党党纲强调,在伊朗核问题上,应运用一切合法手段使伊朗在国际社会受到孤立,并消除其核威胁;对威胁以色列国家和民众安全的暴力和恐怖袭击坚决予以回击。3 月初,在伊朗宣布其布什尔核电站生产浓缩铀的离心机数量增加到 6000 台之际,工党主席巴拉克指出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已“迫在眉睫”,并强调“不排除使用任何手段”对付伊朗核项目。^(四)

此外,从“加沙之战”前后的民意调查结果,也可以窥见以色列国内民意右倾之端倪。据 2008 年 11 月民意调查,若届时举行大选,利库德集团将最多可获得议会 120 席中的 37 席,而前进党和工党则只能分别得 23 席和 7 席。然而,“加沙之战”打响后,以色列民意迅速发生戏剧性变化。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开战之初,前进党一度可达 30 席,甚至超过利库德集团(29 席)。工党也猛涨到 16 席。特别是工党领袖、国防部长巴拉克个人威望一路攀升,一时成为以色列人心目中的“英雄”。另据调查,以色列民众对于向哈马斯展开“铸铅行动”的支持率高达 81%。^⑤ 大选后,以色列 30% 的选民声称是右翼,13% 的选民自称是中右翼,而自称是左翼的选民只占 6%。

¹ Herb Keiron, “Analysis: Electorate Sends Another Mixed Message”, *The Jerusalem Post*, Feb. 11, 2009.

^④ “Netanyahu: Gaza Op Stopped Too Soon”, *The Jerusalem Post*, Feb. 4, 2009.

^(四) “Barak: Time Running out on Stopping Iranian Nuke Program”, *The Jerusalem Post*, February 26, 2009.

^⑤ Gil Hoffman, “Post-poll War Boosting Likud, Labor”, *The Jerusalem Post*, January 2, 2009.

二、以色列政治右倾化的根源

以色列政治生态明显右倾,主要缘于近几年来以色列的安全环境恶化,民众的不安全感急剧上升。首先,来自加沙的对以武装袭击明显增加。2005年9月,以前进党为首的联合政府单方面采取“隔离行动”,撤出加沙地带犹太人定居点和驻军。3年多来,以境内不断遭到来自加沙哈马斯武装的火箭弹袭击,加沙已然成为类似南黎巴嫩地区的反以军事基地。以民众对“隔离行动”的质疑日盛。据2008年12月23日民意调查,21%的以色列人将遭受火箭弹袭击列为“最为恐惧的事情”,远远超出经济危机等其他威胁而位居榜首。^①一位前进党官员透露,以境内每落下一枚哈马斯的火箭弹,该党就失去约1万名选民的支持。^②

其次,黎巴嫩真主党恢复对以袭击活动。2006年7月,黎巴嫩真主党在黎以边境袭击以军巡逻队并俘获两名以军士兵。随后,以色列军队大举攻入黎巴嫩境内围剿真主党,但并未奏效。两年后,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仍占据统治地位。^③真主党还一再扬言攻击以色列,并公开支持以色列的“宿敌”哈马斯。以色列大选结束后,真主党二号人物卡塞姆称以色列为“侵略成性的国家”,并扬言真主党已做好与以色列进行任何形式对抗的准备。同时,他还对真主党的“盟友”哈马斯在2006年巴议会选举中获胜大加赞赏。^④

第三,来自伊朗的核威胁。自内贾德2005年上台执政以来,伊朗不顾国际社会的压力,明显加快核研发步伐,对以形成极大的心理压力。令以更为忧心忡忡的是,伊朗总统内贾德接连在公开场合发表“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等激烈言辞。据此,以色列国内上上下下一致认为,伊朗一旦拥有核武器,将对以国家安全形成致命威胁。

对中左翼政党来讲,最高目标是实现和平,然而长期的敌对和冲突给多数以色列人的印象却是,要想与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伊朗和叙利亚等以色列的敌人讲和“难于上青天”。右翼阵营的目标则是战胜敌人,但事实证明,要想彻底摧毁哈马斯和黎真主党、颠覆伊朗和叙利亚现政权更非易事。两年多

前的以军与黎真主党之战,以及2008年末和2009年初打击哈马斯的“加沙之战”,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基于此,以国内上下对国家安全形势基本形成几点共识:一是法塔赫领导层过于孱弱,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与以色列达成全面的和平协议。因此,以方在耶路撒冷、犹太人定居点等重大问题上做出任何让步都是不现实的。二是无法指望与哈马斯、黎真主党进行和谈。但他们不会消失,更不会完全停止恐怖袭击活动。因此,以色列必须采取必要的手段保卫自己的国土,保证民众的人身安全和过正常的生活。三是伊朗的威胁是现实存在的。因此,当伊朗拥有核武器之际,必须采取断然行动对其核设施实施军事打击。因此,前总理奥尔默特计划将东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区划归巴方管理、准备每年接收2000名巴难民回归以色列等“灵活”政策,均在国内遭到普遍反对。相形之下,内塔尼亚胡提出帮助巴方发展经济的“经济路线图”,既可规避与孱弱的巴民族权力机构谋求“不现实的和平”,亦可回避耶路撒冷、犹太人定居点和巴难民回归等棘手问题,减少来自国内右翼及美国的压力,比较容易获得民意支持。^⑤

前进党、工党曾于2006年分别以29席和20席战胜利库德集团(仅12席)赢得议会选举,并顺利组成联合政府。然而,两年多来,两党支持率却一路下滑。这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奥尔默特政府在与黎巴嫩真主党的战斗中指挥不力。2006年7月,以军在向黎境内真主党展开大举进攻时,因过于轻敌,贻误战机,不但未能达到重创真主党的既定目标,而且造成30多名以军士兵在地面作战中阵亡。战后,奥尔默特成为众矢之的,被追究战争失败的责任。以政府为此专门成立了由大法官维诺格拉德领导的调查委员会,对奥尔默特未在军、政各部门之间

^① Dahlia Scheindlin, “Fear Itself?” *The Jerusalem Report*, January 19, 2009, p. 19.

^② Yuval Goren, “Survey: 30% of Israelis Feel Less Personal Safety than before”, *Haaretz*, February 27, 2009.

^③ Special Correspondent, “Hezbollah Dominates While South Lebanon Languishes”, *The Jerusalem Report*, July 21, 2008, p. 30.

^④ Haaretz Service, “Hezbollah: Ready for Any Confrontation with Israel”, *Haaretz*, March 1, 2009.

^⑤ Leslie Susser, “Bibi Ascendant”, *The Jerusalem Report*, December 22, 2008, p. 13.

做好协调工作就做出的“不合情理”决策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和评估。¹ 其二是身兼前进党主席和总理的奥尔默特陷入受贿丑闻,严重败坏了该党和政府的形象。奥尔默特自 2006年 3月出任总理后,接连卷入数起丑闻。尽管奥尔默特本人对上述指控矢口否认,但警方经调查认为,奥尔默特非法收受竞选资金和非法多头获取旅行资助的腐败行为证据充分,足够以受贿、欺诈、违背公信等项罪名对其提起公诉。在公众舆论的巨大压力下,奥尔默特被迫于 2008年 7月宣布退出党主席竞选,并承诺辞去总理职务。

三、对中东局势的影响

2008年 12月 27日,以前进党为首的中左政府对盘踞加沙的哈马斯开战。2009年 1月 17日,以色列宣布单方面停火,此时距离 2月 10日以国内大选只剩下 24天。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反之亦然。以色列对哈马斯大打出手与其国内政治博弈密切相关,而“加沙之战”则加速了以色列政治生态右倾的大趋势。随着以右翼在大选中得势并主政,以对巴勒斯坦政策必将趋向强硬。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加大巴以问题的解决难度,加剧以与中东伊斯兰激进势力的矛盾和冲突,引发以色列与美国的摩擦,导致以周边环境进一步恶化。

以色列政治右倾化对中东局势的最大影响在于将使中东和平进程面临更大困难。困难之一是,巴以谈判难以为继。短期内,加沙重建问题成为当务之急。加沙重建能否顺利进行,一方面取决于以色列能否同意开放加沙口岸。在这个问题上,以色列与哈马斯双方都坚持要求对方满足自己的条件,并针锋相对。哈马斯坚持在以方完全开放加沙口岸的情况下,才会考虑停火 1年而非以方所提的 18个月;而以方要求哈马斯先保证不再走私武器,并释放被俘以军士兵沙利特。显然,以色列既害怕哈马斯插手并控制加沙重建,从而为其打通走私武器渠道再开方便之门,也担心国际社会给予加沙的重建资金和各种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落入哈马斯之手。2月中旬,哈马斯武装劫持联合国援助的人道主义物资事件发生后,以方的担忧加重。就在以军单方面停

火前,以政府与美国签署了一份有关阻断哈马斯走私武器渠道的协议,美方答应提供相关的监测设备和情报支持。但是,以方仍不允许包括混凝土或钢筋在内的一切工程建筑物资进入加沙,以免哈马斯利用这些物资兴建军事设施。

与此同时,以色列与哈马斯有可能再起战火。以色列精心策划的“铸铅行动”并未打垮哈马斯。以色列口头上称行动的目标并非摧毁哈马斯,但将充其量不过上万人马、只有轻型武器的哈马斯武装组织视同正规军,不惜动用陆、海、空三军对其发动全面战争,足显其必欲击垮它的决心。然而,哈马斯虽遭到重创,但仍充分利用其在加沙的“地利”与“人和”,顽强抵抗,并保存了一定的有生力量。就在以军单方面停火后不久,仍有 10多枚火箭弹飞落到以境内。哈马斯主要领导人仍“藏身于九地之下”,成功地躲过以军追杀,且战后频频亮相于媒体,在气势上并不认输。正如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所言:“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停火协议仍然脆弱。”^④

另一方面,加沙重建能否顺利进行,取决于哈马斯与法塔赫能否实现和解。无论是以色列、西方国家还是阿拉伯国家,大都希望由阿巴斯领导的法塔赫政权主导加沙重建进程。然而,事实却是哈马斯掌控着加沙,任何进入加沙的物资和资金难以“绕过”哈马斯。因此,在巴勒斯坦仍处于两地“分治”、哈马斯拒不交权的情况下,远在约旦河西岸执政的法塔赫即便得到国际社会授权,也不可能插手加沙重建工作,更谈不上发挥主导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以巴谈判即使恢复,也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从长远看,根据利库德集团的对外政策和内塔尼亚胡本人的基本立场,在其执政期间巴以谈判取得进展的可能性不大。在巴以问题上,内塔尼亚胡一向反对在约旦河西岸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或任何具有主权性质的实体,主张保留约旦河谷等对以安全至关重要的战略要地,保证“统一的耶路撒冷”

¹ Dr Eran Leman “Reading the Winograd Report Ehud Olmert’s Strategy for Political Survival”, *Middle East Web*, June 2, 2008 <http://www.middleeastweb.org/log/archives/00000670.htm>.

^④ The Associated Press “Abbas Wams that Gaza Ceasefire Remains Fragile”, *Haaretz*, February 3, 2009.

掌握在以色列手中。如今,内塔尼亚胡虽未公开反对“两国论”,并表示“无意控制巴勒斯坦人”,但明确指出以色列必须掌控巴勒斯坦自治区领空、陆上对外通道、军事等有关主权安全事宜。可见,即便巴勒斯坦顺利建国,其国家也将无法获得实际主权地位。

中东和平进程面临的困难之二涉及叙以谈判前景。内塔尼亚胡早在 1996 年第一次当选总理时,便为叙以谈判划定了红线,即“戈兰高地是一个对以色列的安全和水源保护极其重要的地区,与叙利亚达成任何协议都必须以保持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为前提”。他同时否认戈兰高地是以叙谈判主要症结的说法,认为双方可通过在诸如分享水资源、在黎巴嫩实现停火以及经济合作等方面的谈判解决两国争端。¹ 因此,尽管叙以由“第三方”土耳其牵线搭桥已进行几轮谈判,但都无果而终。

以色列政治右倾化的另一个影响是,以色列与美国的关系将面临新的考验。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明确表示将致力于改善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他在就职演说中指出:美国“将在共同利益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寻求一个新的方式,增进与穆斯林国家的关系”。^④ 奥巴马还发出信息:所有的中东国家,乃至敌视美国的国家,都会成为美国的朋友。奥巴马甚至公开宣称愿与伊朗举行“总统级对话”。他还表示将“摒弃”其前任布什政府孤立哈马斯的政策,主动与哈马斯接触。^⑤ 以色列对美国新政府在中东问题上这一系列表态惴惴不安。因为巴勒斯坦是“通向伊斯兰、特别是阿拉伯世界的大门”,奥巴马在解决巴以问题时不会再像其前任布什那样完全照顾以色列的利益,而是会将天平的一边向巴方倾斜,由此导致的结果无疑是美将向以施加更多的压力。以还担心美伊对话将“严重损害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延迟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决议,破坏对伊朗的制裁行动”。^⑥ 近期美国在中东的一系列举措似乎印证了以色列的忧虑。美国在深陷金融危机的困境下,仍出资 9 亿美元支持加沙重建。新任国务卿希拉里出访中东期间,一再强调美方对“两国方案”的支持,并批评以摧毁东耶路撒冷阿拉伯人“非法建筑”的做法,称其违背了美国支持的和平计划。^⑦ 双

方之间的不和谐已现端倪。

内塔尼亚胡首次担任总理期间就曾公然与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大力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的政策唱反调,致使美以关系一度恶化,严重影响以色列外交、经济和军事利益。由此,前进党主席利夫尼在竞选过程中就曾明确指出,内氏若当选总理,势必导致以美再度交恶。

以色列政治右倾化对中东局势的第三个影响涉及以色列安全环境的变化。以色列发动“加沙之战”的打击目标是哈马斯,却牵动整个阿拉伯乃至伊斯兰世界的神经。“加沙之战”造成 1400 多名巴勒斯坦人死亡,5500 多人受伤,巴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加沙不少地区几成废墟,这极大地激发了一些阿拉伯乃至穆斯林国家民众对以色列的愤恨。以色列的军事“盟友”土耳其强烈批评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土总理埃尔多安在瑞士“达沃斯论坛”上与以总统佩雷斯围绕加沙问题发生口角并愤然退场。^⑧ 原与以色列保持良好经贸关系的卡塔尔断然“冻结”与以色列的关系,并在埃及召开多国首脑会议、力促以巴停火的同时“另起炉灶”,在多哈召开有哈马斯和伊朗领导人参加的紧急首脑会议,强烈谴责以军入侵加沙及使用违禁武器滥杀平民,与埃及唱“对台戏”。同时,埃及、约旦、沙特等阿拉伯“温和”国家领导人也面临民众对其“与以色列同谋”的指责。凡此种种,使得以色列安全环境严重恶化。可以想见,一旦以右翼上台并实施强硬政策,势必导致这些国家与以“拉开距离”,以的安全环境将进一步恶化。○

(责任编辑:黄昭宇)

¹ 王灵桂、李绍先著:《中东怪杰》,时事出版社,1999 年 1 月第 1 版,第 334 页。

^④ Milan Vesely, “Seeking a New Way Forward”, *The Middle East* February 2009, p. 12.

^⑤ Jpost com Staff “Obama is ‘Prepared to Talk to Hamas’”, *The Jerusalem Post* January 10, 2009.

^⑥ Leslie Susser “The Obama Enigma”, *The Jerusalem Report* December 8, 2008, p. 10.

^⑦ AP, “Jlm Mayor Rejects Clinton’s Criticism”, *The Jerusalem Post*, March 6, 2009.

^⑧ The Associated Press “Watch Turkey PM Storms off Stage over Peres Remarks on Gaza”, *Haaretz* March 5, 2009.